

百年母校给予的不尽诗情

□巴彦布(蒙古族)

在诗人徐志摩的诸多名篇中,能被我记牢,又会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的,既不是《再别康桥》,也不是《沙扬娜拉》(尽管只有短短五行),而是他的《石虎胡同七号》:“我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境”,“有时清唱着一声奈何”,“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我对此诗情有独钟,因为它写的是我的母校——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老校址。所以,每当读起这首诗时,感受到的是甜美、亲切和自豪。1987年11月,石虎胡同的校址被改作“民族大世界”商贸集市后,我再读它时,涌来的却是惋惜、痛切和不尽的缅怀……庆幸的是,此处旧址后来被北京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之进行重建——因为很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和足迹。

令人慨叹的是:我在母校期间(1958年至1960年)竟不知道徐志摩还有这么一首诗;更不了解这座建造于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沉埋着那么多文化历史碎片,是一处如此丰厚的史迹与史话的生成地、陈列点、珍藏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大跃进”的特殊年代下,连正常上课都随时被“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所取代,不了解母校变迁史算得了什么?何况当时对徐志摩的评价还颇有“争议”。

一直给予我自豪之情的是母校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承。自1913年建校起(新中国成立前校名为蒙藏学校,1951年起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母校就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教育学府。在这里,教师严谨、认真、负责,各族同学旺盛的求知欲与进取情怀,特别是来自祖国边远省份同学的淳朴、真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吸引并影响了我。

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也为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天地。记得阅览室里摆满了全国各省市区的文学期刊,我读柳青的《创业史》,就是在阅览室里看到的《延河》月刊上的连载。更难能可贵的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将母校列为

重点服务单位,该馆每期各类讲座与文化纪念活动都有听讲入场卷发到学校。在校期间,我先后有幸见到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田汉、曹靖华……他们的修为、涵养、思想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我这个自幼做着“文学梦”的高中生的内心。我的散文诗习作、组诗《草原上的小鼓声》最早于1954年(小学五年级时)在中央电台的少儿节目中播出,后因家庭贫困离开民院附中回哈尔滨参加工作,重新修改后刊发于《诗刊》1962年第一期;抒情诗《黎明曲》被《解放军文艺》于1961年12月发表。

比文学本身收获更大的是母校引以自豪的革命传统史——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革命先辈,深入到当年的蒙藏学校,在校园大操场上传播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母校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一批又一批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学长们从此走上革命征程;乌兰夫(云泽)、李裕智、多松年……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理想而奋斗的身影,在校园里成为无形的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内心。我也由此亲身体味到:兄弟民族能在“团结、进步”的大路上坚定阔步,祖国的良好、富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精神理念,从此形成并贯穿于我的创作到今天,我在创作中自始至终力求昂扬的精神情趣。

再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也罢,十年“文革”中的苦难也罢,附中的教育思想和师生们的面影,始终伴随我在冰城哈尔滨的岁月……

10年,20年,忆念母校的诗文终于在“四人帮”垮台后,开始喷发,发表于《北京日报》上的《寄石虎胡同》是在1981年5月写的,后来收入诗集《爱的倾吐》中。作品是这样的:

从我心海上飞出的五色鸟群呵/日夜向你扑翅欢鸣/是通体晶亮的西单大街大道呵/凝神站立着 你这条朴素静谧的胡同/四合院

里 翠绿 窗明/物欲知识甘泉的 是那北方游牧者的割羊子孙/槐枣花下 风香 室静/细觅科学之鸟仙踪的/是这南国骄子的亮眸莹莹/忘不了 高山族兄弟的海洋深情/听不够 哈萨克姐妹奔放的笑声/我思念的鸟儿/啄着往事的蜜糖盘旋/是因为 不同语言的伙伴到此就结成 终身的友谊至亲/浩劫 劫不去心中的花朵/沙暴 迷不住前望的眼睛/在“史无前例”的波涛中搏击/我们获取了 冷静的大脑和 不可玷污的内心/——只有祖国母亲呵 才有我/生命之花开放/只有我的花果满杯/才是母亲祖国最美的笑容/啊啊 西单大街内的一条胡同呵/啾啾 飞去了的雏鹰群呵 又/飞回来的雄鹰阵……

而《雪水吟》写的是对藏族同学的怀念。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回西藏,毅然承担起民主改革的重担,他们的行动和对母校的情感,令人感怀:

哗哗飞溅的雪花哟/碎银似的 跳跃在我的眼前/你们扬着激情和喜悦/手拨弦子似的 弹响我的记忆之弦……/向高原/忆昨天……/正当西藏的尘沙欲迷天/同窗学友呵 你我分手在天安门前 热泪留给我们的课桌了/双脚已踏上迷雾的高山/二十年战士的跋涉/以生命之春换取西藏的春天/一道道激流般的雪花哟/冲击着混沌与苦寒的雾霾/当朵朵流金的云朵/在雪山上浮现/你们顾不上对华夏的梳理 伤感的感叹/中年灿然的笑容/又定格为排头兵的相片/曲曲雪山轿子的歌呵/回荡在母校的校园/你飞雪化春水的歌呵/流进各族校友酣饮之泉/对母校 对天安门该奉献什么/我的藏族老校友呵 你们给了我青稞酒般的答案……

1984年10月,由我参与创办的《诗林》在黑龙江诞生。想起恩师严文井当年对我的教诲:“受惠于前人”就该不忘“施惠于后人”,《诗林》独家开设了“兄弟民族诗人”专栏。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在我的学长、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杨进铨的组织下,母校“民族雏鹰”诗社正式

诞生。在1987年附中74周年校庆会上,各族小校友亦即小诗友们,纷纷为母校、祖国作诗,令我老泪纵横……我这个“主讲人”饱享了来自母校新校友所给予的支持与激励。当年的《诗林》国庆号以12个版面刊发了苗、藏、布依等6个民族9位校友的15首诗篇……这次会见,是我与母校师生最后一次在石虎胡同校址的聚会。

斗转星移。2007年我再一次来到母校魏村法华寺新校址,我恍如一下子步入了一个全新殿堂的所在,一种圆梦般的神奇与幸福向我涌来……全部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外,我最关注的文科与校园文化建设也超出了想象——翻阅着师生们编辑的三种精美、厚重的母校期刊:《探求》(校刊·学报)、《华氏100.4》(团刊)、《彼岸文学社·零》。一所中学,3本期刊!仅此一项,在其他中学也并不多见吧。徜徉于校园,感受到世纪之风扑面而来,我听到群鹰展翅声隐隐传来……

身为七旬开外的老校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亲身感受与耳闻目睹,我唱给母校的歌,只能是这诗情不尽的引吭高歌,以表达“叶对根”的深情:

自豪吧 母亲/我已属于金色的北京/知识的殿堂明亮温馨/回荡着全中国的乡音乡情/……朝霞灿烂 春光万里/高扬的旗帜是“一切为了学生”/母亲 我是你的梦/校园是我圆梦的魂/梦绕魂牵 行进着/一代华夏新公民/……我以民大附中为荣/是她的人才之星发射场/正为共和国 打造着一颗颗新星……

加油吧 同学/感受咱们肩上的分量/就是在看初升太阳的升腾/课堂内外有我们的自强自信/……秋阳映照 蓝天万里/行进的歌声是“为了根的一切”/我们是校园的花/校园是我们的根/花的原野 歌唱着/劲松 栋梁和雄鹰/……我以民大附中为荣/是她各族新星基地大苗圃/正为共和国培养着/一群群赤子精英……

“还没通知呢。”小伙子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告诉她,进翠湖时给我一个电话,到时候我再点亮这些蜡烛。”

“她会看到一颗燃烧的、热烈的心!”女孩说。我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仔细地品味着这种久违的浪漫。这个远在深圳的打工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以这种也许并不怎么新潮的方式表达着一种相当古典的人类高尚的情感。这种校园式的纯真爱情,在现代社会已经难以见到了。

我不说话,只一个人默默地想着,不知何时,我身边又站了一个穿浅色风衣的女孩。“你今晚的求婚一定会成功的。”她柔声说了句,声音很低,话里流露出的是祝福抑或是羡慕?她没有说更多,只是用一张纸巾擦拭着因感动而流下的泪水。我想是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她也许觉得烛光为她点亮的那个女主角太幸福了!或者,还多少有点羡慕,羡慕她有这样一个懂得感情、深深地爱着她的小伙。

小伙看看表,终于掏出了手机,他要打电话了。往下,应该是最有戏剧性的对话,那怕只是从他这一方的对讲中,你都能够感知到姑娘的惊诧:

“什么?你在昆明?什么时候来的?”
“惊喜?你要给我什么惊喜?”
“你现在哪里?翠湖?”
一连串的提问,出乎意外的错愕,还有喜悦的甜蜜。然后姑娘答应小伙马上就来了……

期待中的姑娘出现了。看到这明亮的“心”的一刹那,她的第一个行动会是什么,她的第一句话又将是什么。哦!这是高潮!我本应留下做他们爱情的见证人,看看这感人的一幕,但不知为什么,我怀着一颗喜悦的心离开了。

久违的翠湖的浪漫之夜已经超出我想象的方式加倍地给予了补偿。我不要谜底的揭晓,我不要圆满的结局,我要的是耐人回味的想象空间,一种永久的甜蜜……怀着一种温馨的感觉我重新沿着我每晚散步的路走下去。前面是一个紫藤花架,原先花架下有两排和花架铸在一起的水泥靠椅,盛花期时堆在架上的紫藤花垂落下来,把靠椅、走廊全遮住了,成了个花的隧道。暗夜,会偶见一两对情侣在这里相拥。

“这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些时,紫藤架下的水泥靠椅被锯断拆除了,我想,敲下那些水泥,锯下那些钢筋是要下很大决心,花很大工夫的。做这事的人也太有心了。”

思忖间,紫藤花覆盖的走廊里突然亮起一道雪亮的光,在暗处画出了一个圈,仿佛要在花影中寻找什么,在确认无人之后,这道强光终于熄灭,跟着一个黑影窜了出来,朝我来的方向继续搜寻而去。

是保安!翠湖浪漫之夜竟然画上这样一个句号。那颗“心”不知是否已经点亮……

的上下街,摆着许多亲戚同学和单位送的祭幛花圈,锣鼓唢呐鞭炮声,亲人们的痛哭声,我想,这是永远也磨不去的记忆。

每次春节回家,走过花街,看着一栋栋熟悉的房子,我都会想起一个个老人。大舅因年龄偏大不当村干部后,热心起公益公益事业。他主动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花街。当时的街上人家,有的买了汽车,有的买了拖拉机、农用车,早出晚归天天在外赶场,在卵石路上行走不便。为这事,邻居们也来我家找我。从上级得到一点资金支持后,大舅和村干部喜笑颜开。他们择吉日,一个个细节把关,终于把花街变成了水泥路面。

过后,大舅又与大家计划修进山公路、修河堤、修旅游景点,我看他是活得越来越有境界、越来越有味道了。在得到当地政府部门支持的同时,他偶尔也给我念叨一两句,希望我给村里的建设多帮一点忙。

每当我想起花街,想起亲人,想起大舅他们,常常悲喜交集。走在新修的路面上,我反倒感到不适应了。一年回家,看到大舅病得很重,不能出门,我的心头很不是滋味。花街没有了,老人们也一个个去了。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说大舅去世了。

这以后再回家乡,看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旁,剩下几幢默默不语的老楼,就会想起一个个逝去的老人。走在没留下一点花街痕迹的水泥路上,我会默默地陷入回忆。

清晨(外一首)

□阿不都(哈萨克族)

清晨
我静静地
独步在小时候父亲放牧的草原
和母亲烧过茶的
泉水边
风轻轻轻地
撩拨着心弦
不论岁月淡出多少陌生
也难斩断对草原的倾心迷恋
不论泉水冲走多少岁月
也冲不走心中的那份温暖

此时
看不到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母亲的笑脸
听不到牛哞羊欢和父亲的呼唤
我的眼泪
像花草瓣上的露珠
一点一滴
滚落在胸前

冬不拉琴弦

冬不拉琴弦
像两条河长长流淌
没有一丝的怯懦
一丝的彷徨
仪态从容、勇敢顽强地
穿过广袤的原野和一道道山梁
边流边唱
不停顿地流
不停顿地唱
不停顿地奔向远方
凡是冬不拉弹唱的地方
青草碧绿摇曳芬芳
朵朵鲜花喷吐清香
黝黑的土地悦目金黄
潺潺的河水波光粼粼、天鹅飞翔
广阔神秘的天空,星星闪烁光亮
温暖博大的日月,更加灿烂辉煌
人人友善谦和,有健康的心脏

我的侗乡

□黄松柏(侗族)

我第一声啼哭似归雀的呼叫
母亲的脸上 顿时春意盎然
父亲的心尖立马舞动舞阳河的细浪
我的侗乡 以无尽春色和柔情
迎接我的生命和灵魂

舞阳河 柔曼多姿的河流啊
我的兄弟姐妹能歌善舞
坚韧的韵律浇灌他们跌宕的人生
无论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不屈的命运 生动如花

在千年的洞箫和法鼓中
我们逐水而居 薪火相传
每天用心血和汗水喂养五谷林木
天天升起的炊烟飘荡勤劳的香甜
摇曳我们世世代代星月般的梦

阳春三月
油菜花漫过多彩的村庄
吊脚楼的倩影 风雨桥的侗歌
任采蜜的蜂儿演绎他们如蜜的故事
只有一头油光光滑的小母牛
在舞阳河畔悠然啃青

这是我的侗乡
这是放置我生命和魂魄的地方

怀念捣衣石

□杨秀武(苗族)

沿着一道曾经叫夷水
后来叫清江的河流
我蜿蜒地走
蜿蜒抬头
五峰山的一块绝壁
一幅蜿蜒抽象的岩画

捣衣石蜿蜒
与另一种事物蜿蜒
母亲她们
坐一排蜿蜒
蜿蜒揉着各自的心情
水里波动的天空
抖得蜿蜒
两岸山色
被她们蜿蜒敲打
鲜亮的蜿蜒 在身后树枝上
蜿蜒舒展

母亲说
找到细腻厚道的捣衣石
是洗衣人的缘分
是衣服人的缘分
是一个人和这条河的缘分

现在
清江的浪花开成了湖
捣衣石成了这条河的前世
母亲说 这些生生死死的缘分
入水为安吗

翠湖的浪漫之夜

□张 长(白族)



翠湖,这个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大大的街心花园,原本是很浪漫的。大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翠湖约会”是年轻人一次次成功爱情的见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时只要居住在昆明,大多都在翠湖的柳树下、亭子里约会过。后来翠湖的情侣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少了,那些相依相偎的身影逐渐被一些来此吹拉弹唱的爷爷奶奶们取而代之。

每天晚上,整个翠湖一片喧嚣,很难找到一块安静的地方。我很奇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到哪儿谈情说爱去了?有熟悉当年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朋友说,去酒吧,就着烛光慢慢喝着咖啡;或去歌厅,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中蹦迪;安静一点的无非就是独自守着一台电脑或窝在沙发里手握智能手机和远处的他(她)共同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这符合时代的发展。

我们年轻那会儿,依依的杨柳不要钱,潋滟的波光不要钱,朗朗的月光不要钱,幽静的亭子不要钱,那纯真的爱更不讲钱,所以清贫的年轻人就来这里约会。成了每一户人家的一部分,被我们打扫得特别的干净。

“对门坡上有根柴,弯弯扭扭走过来”,在砍柴时,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词句表达对蛇的恐惧。后来,我也开始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大舅他们这些干部商量决定,我们这些小学生,大约从三四年级起,应该开始学做农活了。于是,在街头,我和同学们你呼我唤,拿上农具,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劳动的大队伍。

花街当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公社组织一些大的活动。街后的山坎上,有两栋小木楼是办公的地方,小的会在木楼里进行,有庆祝一类的大型会议,便安排在一里外的中学操场。一些大队、生产队的队伍经过花街,都会敲响手中的锣鼓,把街上街下变得喜气洋洋。大舅是大队干部,与大队支部书记住隔壁,每次他们都认真组织街上寨上的队伍去开会。每次公社开党员干部会,花街也会热闹很多。外婆家对面只有一个干部的税务所,木楼虽然破旧

却显得较宽,旁边一户党员家的楼上也很宽敞,常安排有开会的人员在那里吃住。每当过街,大家把凳子搬到街上来,坐成圆圈。念报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和街上许多人一样羡慕大舅,他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长沙当工人。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觉得他的境界高,很低调,能忍让,是优秀的党员干部。外公去世时是“文革”期间,他自觉不按旧俗喊丧做道场。妈妈去世时已经改革开放数年,父亲已退休,他却生怕办丧事在街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妈妈勤劳一生,人缘又好,外婆和其他亲戚都不同意简办我妈的丧事,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很多,声音吵闹。念报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你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你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消逝的花街

□姚茂椿(侗族)

却显得较宽,旁边一户党员家的楼上也很宽敞,常安排有开会的人员在那里吃住。每当过街,大家把凳子搬到街上来,坐成圆圈。念报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和街上许多人一样羡慕大舅,他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长沙当工人。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觉得他的境界高,很低调,能忍让,是优秀的党员干部。外公去世时是“文革”期间,他自觉不按旧俗喊丧做道场。妈妈去世时已经改革开放数年,父亲已退休,他却生怕办丧事在街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妈妈勤劳一生,人缘又好,外婆和其他亲戚都不同意简办我妈的丧事,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很多,声音吵闹。念报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的向往。

我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你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家乡那条上百年的小街,叫花街。近水靠山临田坝,长达百米左右,多么难得。所谓的花,是大家从溪河里捡来规整的石头,砌出漂亮的卵石路面。

花街对我家来说,非常重要。外公、舅公、姨公、大舅,加上我们家,五户人家相距不远,呼喊得应。小时候我就发现,站在花街大喊一声,特别的兴奋。

我大舅是村干部,喊过开会、出工。那些声音一过,人们就像闻风而动的鸟儿,纷纷走出家门。小时候,我一个人去外婆家,要走过拐一个弯的街中间。街两旁的木楼,多数黑黑的,一家家堂屋门张开着,在昏天黑地时,幽深可怕。只有看到了外婆家和舅家,我喊一声,听见回应,怦怦跳的心才安定下来。

一段时间,父母忙没人管我,就请我的姨婆帮忙。姨婆住我家对面,80岁了,带我很用心。在我对生死没有半点概念时,姨公姨婆相继去世,尤其是姨婆的死,让我一上街就很不习惯。以前,几米宽的街,我兴冲冲地跑过来跑过去,现在变了,感到街头街尾总有老人的身影。上学的年龄还没到,我在大人做轻松的农活时就去田边玩,看妈妈和大舅在田地里耕耘。有时,外婆不看牛了,她在下头街一喊,我就腰挂小柴刀,或者手拿一把镰刀,肩扛一根不大的轩担,跟着上山去学砍柴。

下雨天,堂屋窗外挂满了屋檐水,滴滴答答在花街上弹奏,非常好听。夏天的正